

珠还传奇

第五章

初冬十月，寒风凛冽。廉州城南的廉江码头。十多只官船停泊在江面，知府、知县、兵备等大小文武官员全都齐集码头旁。手执器械的官兵驱赶着几百老百姓排成长龙，欢送中官谭纪解珠返京。这些被逼迫来的老百姓，个个愠然于色，有的竟嗤之以鼻。

官船正在起碇扬帆。谭纪的坐舰是栗木大舰，桅杆上，长幡和彩旗当空飘卷。谭纪立在船头，向岸上欢送的知府等拱手。

知府向船上谭纪拱手：“千岁爷一路万福！”

谭纪船队沿着廉江顺流缓缓向乾体港驶去。船队驶出乾体港向东走了一夜水路。凌晨十多只官船将近英罗寨了。英罗寨屹立在海道的要冲处。像水晶盘里的青玉蚌。它背山面海，形势险要。张武领导的义军占山为寨抗击官兵，劫富济贫。英罗寨的一个了望哨便架设在英罗山的绝顶。两个身佩弓矢，手挎腰刀的渔民义军站在台上，手搭凉篷向大海四面了望。

义军甲对大海的西面久久凝视。忽然他惊叫起来：“有官船！”，义军乙转过身来向着甲所指示的方向望去。“啊，是官船……让我报给大哥！”说完他整了整身上的弓箭，提着腰刀走下了哨台。他在曲折的山径上急奔。山径相距不远都设有哨卡，哨卡的义军不时地与义军乙打着招呼：“又有货到了吧！”

义军乙：“十几艘官船！”他一面点头一面向寨厅奔跑。

一座大石构筑的寨门，寨门上有寨楼。楼上驻扎义军。寨门上方大书着：“英罗义寨”四字，寨门外有义军巡守。穿过寨门有一空旷地便是练武场，练武场两厢安放各式各样的兵器。穿过练武场便是大厅。大厅后面是营房。

义军乙直奔寨门而入。渔民义军首领张武年近四十，皮肤黝黑，生得高大壮实，年轻时曾跟少林寺游方和尚惠能大师学艺，善使单刀出神入化。并学得惠能

大师绝技‘袖镖’百步之内，掣敌死命，可谓百发百中。张武十岁时，便跟父亲下海捕鱼，钓石斑，潜水捉青蟹、大鲞，在沿海一带是数一数二的好把式。前几年打死了催收鱼税的差官便带了几个抗税的同村青年渔民逃到英罗山。

张武带着十几个抗税渔民兄弟在英罗山落脚，白天狩猎、捕鱼；晚上到附近村寨捉豪绅、劫粮钱，周济附近贫苦农民和渔民。不到一年时间，张武名声大振，官府震惊。经过两年多附近八寨抗税渔民和渔民都逃到英罗山入伙。现在的英罗寨已有义军三百多人队伍，大可与官兵对敌。

义军乙气喘吁吁地奔到张武跟前：“大哥，南海面有十多只官船朝山下驶来。”

张武递一碗茶水给义军乙：“是否看清楚了。”

义军乙捧着茶一饮而尽：“我们两个人看得很清楚，船身很沉重……”

张武：“好，再去看来！”

义军乙施礼，转身走出练武场直奔哨楼而去。

张武对旁边一个谋士模样的后生说：“老弟，你看怎么样？”

那后生思索了片刻对张武说：“我看还是智取。”说完侧过头来跟张武咬了一下耳朵。

张武笑着点了点头，又跟旁边的两个头目耳语了一会。他们都相对地笑起来。

张武和那后生、两个头目，一齐走进“忠义厅”商量拦劫官船的具体做法。张武指示两个头目：“你们分两队：一队向雷州方向拦截，一队向白龙方向截其退路，我带一队‘蛙人’潜到其船底凿洞。”两个头目会意点了点头。张武对那后生：“你在海边接应。”那后生微微点头：“好！官船将至，火速行动！”

十几艘官船浩浩荡荡的向英罗寨海面驶来。珠臣大舰，是三桅栗木大舰。舰上旗幡飘舞，鼓乐喧天。

舵楼上，谭纪一面捧杯盏喝酒，一面欣赏歌舞，一面玩赏着夜光珠，一面自

言自语：“宝珠啊，宝珠，加官进爵全仗你了。”他得意忘形哈哈大笑。

此时，张武已带十几个‘蛙人’潜到珠臣大舰和载运珠宝和土产的大船底。他们掏出钢凿，用力凿着船舰底板。珠臣大舰船身剧烈晃动。宝珠从谭纪手中滚跌下来。谭纪正在惊骇时，中军官慌慌张张来报：“启禀千岁，船底冒水。”

海水不断地从船底汩汩的冒进来。谭纪大喊：“快堵塞！”

中军官：“是！”转身走下舵楼。官兵忙乱地在堵塞冒水的船底，可是怎么也堵塞不住，漏隙越来越多，水从四面八方冲进舱里来。珠臣大舰慢慢地下沉。舰上官兵一片慌乱，他们大都爬上了桅杆和风帆上逃生。谭纪在舵楼上大喊：“来人哪，来人哪！”可是没人理会，官兵都各自逃生，几个不会水性的北方兵士，在海上挣扎慢慢地沉到了海底里去了。

有几艘官船慢慢下沉了，船上官兵慌乱起来。纷纷抢夺舱板、木盆等浮水物。谭纪在惊慌失措地大喊：“来人，来人哪！”中军官走进舵楼：“千岁爷，不好啦，大舰下沉了啦！其他大船也纷纷下沉。快逃吧！”中军官扶着谭纪登上舵楼的露台上，自己腾身抱住了女墙，拔刀就往墙上砍，他们准备逃命了。

张武等‘蛙人’浮出海面登上小船，看着官船无法逃跑了，便“嘟、嘟、嘟！”吹响了螺号。东、西两队义军便向船队包抄过来。

珠臣大舰上，谭纪已经扮成士兵模样，他在中军的保护下抱着两匣珍珠，正要走下小艇。这时张武率十几个义军已经爬上了大舰，中军手执单刀一跃，跃到张武跟前，挥刀便砍，张武眼尖手快，一个“退步出刀”，中军左手被砍断，当中军一刀落空时，张武又一个“上马进刀”，中军躲闪不及又挨了一刀，此时张武一个“退步出脚”将中军踢下大海。

两个义军在大舰前头与总甲和一个协哨激战，战了十几个回合，被义军杀死。一个义军一手抓着正在想脱逃的谭纪，谭纪吓得浑身震颤，把珍珠匣掉在一边，双膝跪下频频叩头：“好汉饶了我吧！”义军见他士兵模样，将他推进了大海。谭

纪在海里挣扎着，已经面无人色，在垂死的当儿他紧紧抱在一把折倒了的大帆上，狼狈万分。

义军们纷纷将船上的物资搬过小船。

几十只小船纷纷向没有下沉的几艘官船靠近。义军敏捷地腾越过官船，与官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忽而从一旁官船上飞过来一阵乱箭，有一支就刚巧射中了中官谭纪的右眼，他“哎唷！”一声叫喊，一个巨浪盖过来，早把他冲得无影无踪了。

官船上残余的官兵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相继跳海逃命。义军们纷纷把船上的物资搬过小船。

张武站在小船上，吹响螺号，义军们的小船象疾风一样驶返英罗寨去了。

英罗港以西的海滩上，搁浅着几个官兵的尸体。其中一个士兵还在轻轻的喘息着，不一会，他痛苦地翻过身来，人们才看清楚他就是化了装的中官谭纪。他右眼上还牢牢地插着一支箭，谭纪慢慢地睁开左眼，瞄了一瞄平沙无垠的海滩。他迷迷糊糊地看到离身旁不远，横着几个官兵的尸体。他就一只手托着右眼中的箭挣扎着爬过去，推推一具尸体，可那尸体丝毫也没有动弹。他又爬近旁边的另一具尸体，又试推揉了一下，仍然没有动弹。

谭纪失望地再爬远一些，把另一具尸体照样推了推，果然那尸体略微动弹一下。他于是继续使劲推着，尸体慢慢儿翻转身来，原来这个就是他幕下的管军。

谭纪拼命用力推了他几下：“醒醒，醒来……”

管军这时稍稍睁开眼，一见是中官谭纪就一骨碌的坐起身来：“啊，千岁……”

谭纪慌忙说道：“好险啊，这是什么地方了？”

管军：“也不知道啊。我们快点走吧！”

“是拣大路走，还是拣小路……哎，冷啊！”

管军扶着谭纪，谭纪哆嗦着用手托着右眼中的箭，蹒跚地望田野一方走去。

蛋屋村。海生家，海生病着躺在床上，金俊、观升、媚川姐妹邓母和几个珠民围坐在床前，大家有的仰天瞪着眼，有的咬牙切齿，握着拳头。

一忽，观升愤懑地对金俊老汉：“大伯，今后我们蛋家的日子……”他一拳擂在台上。

邓母怒声诅咒着：“天杀的，帮他们取了宝珠，还要拿人活活的折磨，好，狗官家！这回又杖了我阿海八十棍子，我就是变鬼也要食你的肉，寝你的皮！”

珠民甲：“如今，他们解珠上京不是已经遭了劫难吗？”

媚川：“真是恶有恶报呵！”

媚澜：“要是碰在我手里，包管叫他们半个也不回头！”她作着砍杀的手势。

金俊：“这次英罗寨的好汉干得好呵！”

众人：“真痛快！”

观升：“连那个狗阉官都给射盲瞎了呢！”

管军扶着谭纪抄小路走了两天两夜，才走到廉州府衙。管军扶着谭纪站在石阶下，有气无力地向守门差役：“通报知府迎接钦差大人！”

守门差役打量着他们，疑惑走近去：“什么钦差大人？”

管军气愤愤地向差役一飞脚踢过去，自己却仰倒于地：“我，我宰了你！”

那差役连忙望府署里面走去，差役走入后堂：“老爷，钦差在外面候你……”

知府睁大眼睛：“什么钦差……”

差役：“皇上派来采珠的那个……”

知府一听，仓惶地和几个属僚走出府衙，一见中官谭纪，火速奔下石阶：“千岁，怎么啦！”他扶着谭纪向后堂走去。

谭纪和管军走进后堂坐定后，知府即命差役：“请郎中来府给千岁治伤。”

“是！”差役应了一声匆匆地走出府衙。不一会差役请来了郎中，郎中细心地验过谭纪的眼伤，并给他把了脉，在他的伤眼处涂上麻醉药，然后给千岁拔出

眼中的箭。谭纪痛得“唷唷”直叫，知府在一旁：“千岁忍着点……”

郎中忙了两个时辰，最后用大块白绸布象半个“八”字样儿包扎着右眼。他的左眼不停地眨巴着，活象一只受了伤的癞皮狗。

知府将熬好的一碗参汤，捧到谭纪面前躬了躬身：“千岁爷，这是参汤，补补身子……”

谭纪接过参汤一饮而尽，对知府、兵备：“火速整顿人马，剿灭英罗寨强人……”

兵备：“是……是……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为千岁爷泄恨！”

知府迟疑了一下：“依下官之见，还是……”

谭纪：“依你之见怎么办？”

知府：“千岁爷皇命在身，依下官看，还是采珠要紧，区区一撮草寇，容后剿平不难……”

谭纪听知府这么说，歪着头思索了一下：“也罢，权且先采珠！珠船人马，务要发动更多，落手要更狠，事不宜迟，你们马上准备去！”